

现在想起来,在音乐学院读书的那几年,只剩下忙忙碌碌的5月。考学、中期考核、准备毕业作品、准备答辩,最抓狂的功课都被安排在5月。就这样,10年最好的时光和最好的时光中的最好的天气,都留给了琴房和图书馆自习室里右手边靠窗的位子。这件事像失败的初恋一样叫我耿耿于怀。至于毕业之后,我决定把下半生时间都用来过成青春叛逆期,再不想循规蹈矩。

那时候我学的是作曲技术理论。白天上课、读总谱、读各种论著,晚上七点赶去听音乐会。

有时候,傍晚站在17楼琴房的窗口,听坎切利或阿沃·帕特;有时候,深夜躺在地板上,听坂本龙一。那通常是一天中有点实质性内容的时刻。音乐似乎可以改

# 老阿姨

韩可胜

老阿姨,姓什么不知道,叫什么不知道。她有个表妹,冯阿姨,当年是华东师大教师宿舍的管理员。冯阿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走廊里用洪亮的嗓子大叫,“谁谁谁,电话”。管理室有一个转盘式的公用电话。冯阿姨的上海话,不大容易听得懂,常常叫了半天,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清瘦矮小,年纪比冯阿姨大一截的老阿姨颤颤地碎步跑过来敲门。于是,我们就在冯阿姨的呵斥中颤颤地去接电话。

幸好冯阿姨很凶,才把我们管得服服帖帖的。要说我们这些家伙,八十九十年代留校,也一个个眼高于顶,人穷志不短的。教工宿舍是学生五舍的一个角,五舍“L”字形,两个“手臂”很长。大概是年轻老师多了,就把“左手臂”用铁栅栏隔出一半。批评家李劫名正盛,与我都住在一楼;地理系的杜德斌,日后大名鼎鼎的城市经济学家,住在我对门;现在是上海作协副主席的杨杨,住在楼上……

不过,真正征服我们的是老阿姨。桀骜不驯的批评家,在背后说到老阿姨时,完全是一个乖乖的老男孩模样。我那时候除了在学校上课,还去一个广告公司兼职。公司在虹口,要骑车斜穿半个上海。每周去两天,文案要博得老板的认可、客户的满意,什么时候下班就难说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家就有热菜热饭吃了。有没有人能体会到半夜拖着疲惫,回家吃到热菜饭的那种幸福?讲规矩的冯阿姨开始有些不高兴,常常说为我义务做饭烧菜的老阿姨,老阿姨一声不吭,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后来冯阿姨说,我们帮你做钟点工吧,象征性收点钱。也好,这样我也心安。我把钱交给冯阿姨,月底老阿姨总是悄悄跑到我房间,坚持把钱塞还给我,说她不缺钱……我至今都不知道,这是我付出的钱,还是老阿姨自己垫的钱。每次,估摸着我该回来了,老阿姨把菜热好。有时菜热过三遍,不好吃了,老阿姨端回去,再从冯阿姨家里拿出最好的菜重新做……

彼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生计上,忽略了本来不应该忽略的感动。我都不曾记得跟老阿姨说过几次话。多年后,妻子告诉了我一件事,有一段时间,岳父从老家过来,挤在一个房间。只有一张床,总得有人睡地板上。老阿姨不知道从哪里拖来一只席梦思床垫。她说,年轻人睡一楼地板容易受潮,老人睡地板爬起来容易扭伤……

老阿姨信教,家境不好,似乎还有些不幸,偶尔看到有一个儿子来看她。除此之外,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我们纳闷,她为什么不住在家里,而跟表妹住一起。后来我离开学校。重回首,丽娃河物是人非,找不到善良的冯阿姨和更加善良的老阿姨了。其间我也托过学校后勤部门找过。

找到老阿姨,没有别的,就只想对她喊一声:妈妈。

女人大抵都曾做过这样的梦。在某个城市,有一所房子,小一点也无妨,但一定要有很大很大的落地窗,窗帘是浅浅的橙或淡淡的蓝,如梦似幻的颜色,可以吞没所有张扬的梦。

琼瑶小说里那句“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真是写尽了一个女子的小忧愁。窗外更深露重,今夜落花成冢,春来春去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夜色将尽时拉上窗帘,把自己与这个纷扰的世界隔离开来。所以窗帘是女人的心头爱,也是家居装饰的必需品。

结婚装修房子的时候,选窗帘这件事我便自告奋勇包揽了下来。对于最重要的

变些什么。它把你抛出了时空隧道。在那个纯洁时分,天空与海洋尚未成形,混沌之梦的预感多么迷人。一切可能,一切重生。那些艰深的所谓作曲技术理论,高级

复调、远关系转调,又能说明什么?它们与音乐本身无关。作为一个搞理论出身的写作者,我总想把音乐家的想法解释清楚。到后来发现,音乐中最美妙的部分,正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灵感的火焰。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莫扎特从不谈论他的音乐。

毕业之后,我不想再搞理论,只想听音乐。听到喜欢的,就写几句,后来给一些音乐杂志和文艺杂志拿去作唱片推荐。这通常是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工作。我知道,站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了7.0级地震,雅安碧峰峡中国大熊猫保护基地距震中仅几十公里路。据报道,地震发生时,受到惊吓的大熊猫们有的发呆,有的爬到了树上久久不肯下来,有的则跑到了自以为安全的地方。其中有报道说,据监控录像观察,有一对大熊猫在地震发生的前后完成了交配。我顿时感到惊讶、好奇、将信将疑。

我会对这条消息格外关注,全因为我联想起了有一次,因创作一部关于大熊猫的儿童剧去雅安碧峰峡中国大熊猫保护基地采访听到的事。

在基地,工作人员告诉我,2008年12月,赠送台湾的两只大熊猫“团团”、“圆圆”就是从雅安碧峰峡基地装车启运的。工作人员说,在台湾,熊猫叫做猫熊。关于这个问题,其中一个说法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庆举办了一个动物标本展览,当时展品的标牌上分别用中英文写着“猫熊”的学名,由于那时中文习惯的读法是从右至左,有个粗心的记者把

捧一本书慢慢读,便是最理想的下午了。

书房的窗帘我注重考虑的是光线,所以透光性好的布料,色彩淡雅的小碎花是首选。而儿童房则需要可爱活泼点,给孩子营造一个色彩鲜艳的小世界。

一路看起来,真是挑花了眼睛。欧式、韩式、中式、遮阳帘、隔音帘、天棚帘、百叶帘、木制帘、竹制帘、金属帘、风琴帘、电动窗帘、手动窗帘……全部选完的时候,已经累得没

在一个爱乐者的立场,你心里的音乐才会纯粹鲜活;我也知道,文字无法成为音乐的介质,我只能写下零星感受,送给那些在黄昏和深夜里与我一起聆听的人。后

来这些文字被结集出版。去签售,有读者建议,光有文字没有音乐叫我们如何领略音乐的妙处?不如一边播音乐一边开讲座吧。我觉得那也不错,于是一边卖书一边开起了讲座。我给讲座起了个文艺的标题,叫“穿T-Shirt听古典音乐”。

“穿T-Shirt听古典音乐”。其实我想说的是,听古典音乐,穿什么并不要紧。你可以穿T恤、穿牛仔、穿西装、穿睡袍……反正不穿正装也可以听古典音乐。当你看到这个标题,应该大致已经明白了我

“猫熊”读成了“熊猫”,以后就约定俗成了。

雅安是中国著名的大熊猫故乡,19世纪后期,西方的传教士在雅安宝兴地区发现了大熊猫,从此大熊猫为世界所知。目前碧峰峡中国大熊猫保护基地有六十多只大熊猫,近一半是当年汶川大地震后,从卧龙自然保护区转移来的。

采访的那天,我坐在大熊猫的圈舍外,几乎花了半天的时间,细细观察着大熊猫的一举一动。当时我就在脑海里构思出了这个儿童剧的歌词了:我们是可爱的熊猫小宝宝,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腰,翻个跟头摇三摇,屁股翘得高又高,滚过来,滚过去,滚来滚去滚到一块了。噢——我们是快乐的熊猫小宝宝。

当我把这个歌词念给被采访的工作人员听时,他笑了,笑得有些意味深长。在我的一再“请教”下,他说出了原委:“按人类看来,大熊猫有最大的不快乐,譬如它们对男欢女爱没有太大的兴趣,每年发情的时间较短,且因为后腿力量不够,交配的质量也不高,不容易受孕,这一切或许都是因为这一物种退化而产生的结果。”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工作人员也想尽了办法,譬如给大熊猫们增加食物的营养,它们不

有了窗帘的装饰,打开家门才会有家的味道。“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难怪诗里有关窗帘的句子写得那样的美。

# 关于大熊猫的几点趣想

瞿新华



吴伟忠  
金猴奋起千钧棒  
(台湾影视演员)  
昨日谜面:痴迷围棋,结为伉俪(五字电视剧)  
谜底:《真爱黑白配》

的意思。古典音乐不是老古董,不是装饰品,也不是奢侈品,它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也无需附庸风雅。它不是世上最装逼的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为了质疑一切规则与繁文缛节而生。

“穿T-Shirt听古典音乐”,听起来挺酷挺新鲜的,像一句口号。口号喊多了叫人怀疑,它好像成了另一种装——“以不装逼的形式装逼”。为此我经常自我检讨。记得有个女性杂志曾发我一问卷,问:“与上一辈相比,70、80后的女性有何不同?”我答:“我们这一代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知性优雅、举重若轻,但也缺乏感染力和爽辣的生命力。”后来我想,我想出这么个轻快的艺术活动,或许也是时代面貌之一。我等无力,却也清醒,质疑一切狂热的所谓伟大崇高的使命,只求活得轻盈而真实。

仅啃竹子,也喝牛奶,还吃被拌进各种营养成分的“窝窝头”,以此增强它们的体质,提高它们的生存能力,当然包括交配能力。为了培养它们的“性”趣,工作人员还让情侣大熊猫时分时合,让他们产生“小别胜新婚”的感觉。还有一招是让大熊猫情侣看熊猫A片,究竟有没有作用,至少当时我没有获得确切的说法。采访结束在回成都的路上,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大熊猫们到底快乐吗?

及至如上读到了大熊猫在地震发生的前后完成了交配的报道后,我终有些释然:这个世界总会产生一些奇迹,在那一刻,这一对大熊猫有了真正的、全面的快乐;而我们人类在见证这一奇迹时也很快乐,因为他们对大熊猫艰难的繁衍多了一份希望……



中国的紫砂壶,从明代正式定型,到今天的500多年中,没有一个朝代的把玩,从广度和深度超过今天的“热度”。今天的紫砂壶玩家,手捧名壶,言必顾景舟,而且前三年顾景舟与吴湖帆在1945年合作的石瓢紫砂壶,在佳德拍出了1000余万人民币的“天价”。这一拍卖更使玩家对顾景舟的壶,犹如吃了“鸦片”般兴奋,而且千方百计要去古玩市场“捡漏”,梦想自己成为千万富翁。在顾景舟壶的带动下,这几年紫砂壶的价格一路“高歌猛进”,达到历史的峰值。

从整个中国的古玩和艺术市场看,上品位的,达到把玩收藏级的紫砂壶,基本没有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即将过去的2013年,从江苏省工艺大师中高级职称的作品分析,价位在3万元至5万左右的壶,已成为市场的“抢手货”。面对这样一个理性的市场,笔者在半年前,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亚民、故宫出版社副总编辑陈连营,突然产生了共鸣,从故宫院藏的200余把紫砂壶中,挑选一批经典的紫砂壶,进行仿制,与今天当代的紫砂壶,进行“历史”的对话,找到紫砂壶的历史脉络。为此,王亚民副院长建议鸿运斋,把仿制的重点放在雍正的作品上。因为雍正皇帝,在康、雍、乾、清三代艺术顶峰的年代,雍正的艺术鉴赏水平是最高的。他收进宫中的紫砂壶,全是光素器,不刻一个字,更不允许制壶工匠在壶上留下名印,也不打皇帝年号印。

紫砂壶,进行仿制,与今天当代的紫砂壶,进行“历史”的对话,找到紫砂壶的历史脉络。为此,王亚民副院长建议鸿运斋,把仿制的重点放在雍正的作品上。因为雍正皇帝,在康、雍、乾、清三代艺术顶峰的年代,雍正的艺术鉴赏水平是最高的。他收进宫中的紫砂壶,全是光素器,不刻一个字,更不允许制壶工匠在壶上留下名印,也不打皇帝年号印。

紫砂壶,进行仿制,与今天当代的紫砂壶,进行“历史”的对话,找到紫砂壶的历史脉络。为此,王亚民副院长建议鸿运斋,把仿制的重点放在雍正的作品上。因为雍正皇帝,在康、雍、乾、清三代艺术顶峰的年代,雍正的艺术鉴赏水平是最高的。他收进宫中的紫砂壶,全是光素器,不刻一个字,更不允许制壶工匠在壶上留下名印,也不打皇帝年号印。



很多文章里都提到,现在国人写不好字、提笔忘字、落笔错字是电脑惹的祸,我觉得这个观点站不住脚。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很多文稿使用电脑是必然的趋势,但使用电脑不能作为忘字错字的理由呵!我以为归根结蒂还是重视母语的学习与书写所致。不重视自然就不会用心去写,写得难看就不想写,于是所有的文字都用电脑代替(有大学生连请假条都用电脑代劳)。代替越久,就越写不好,越写不好就越依赖电脑,久不手写,当然写不好字、提笔忘字、落笔错字,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我很赞同作家叶开两个观点:很多学生不喜欢语文,应试教育是核心原因,缺少优美的语文教材和生动的教法是原因之二。学生对语文不感兴趣,当然就不会想方设法去读好她写好她。学生时代尚且如此,长大工作了就更加如此了。

一个让我们汗颜和反思的现象是,当国人普遍出现写不好汉字、提笔忘字、落笔错字的窘况时,国外却兴起了学习汉语中文的热潮。据报道全世界已有近千所“孔子学院”,数百所大学开设了中文系。不少国家的中小学也开设了中文课。德国的大把把汉语作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其汉语专业人数已不下于商学和法学这两个热门专业……足见汉语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

令人欣慰的是,轻视母语的学习与书写已经引起了国人的重视。最近在央视热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屏幕前,不少观众也拿来纸笔自测,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国人写好学汉字的情结。教育部门已着手改革加强母语的教学。我的几个学生赴国外学习,当他们在异乡全用清淡乏味的字母书交流时,才真切地感受到汉字象天法地的意趣和美感,于是电告我带他们的父母去商店买些宣纸寄去,过过久违了的汉字书法瘾。

汉字不同于外文字母,内涵极其丰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学好她、写好她、守护她、彰显她。

# 雍正才是壶艺大师

黄栋华



紫砂壶,进行仿制,与今天当代的紫砂壶,进行“历史”的对话,找到紫砂壶的历史脉络。为此,王亚民副院长建议鸿运斋,把仿制的重点放在雍正的作品上。因为雍正皇帝,在康、雍、乾、清三代艺术顶峰的年代,雍正的艺术鉴赏水平是最高的。他收进宫中的紫砂壶,全是光素器,不刻一个字,更不允许制壶工匠在壶上留下名印,也不打皇帝年号印。

